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貳輯·叁拾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貳輯・叁拾冊目錄

鑑評別錄六十卷附兩漢史斷六卷

三國書法十卷・之二
〔清〕黃恩彤撰

讀史提要錄十二卷
〔清〕夏之蓉撰

全史宮詞二十卷
〔清〕史夢蘭撰

一

三五七

四八五

〔清〕黃恩彤撰

鑑評別錄六十卷附兩漢史斷
六卷三國書法十卷・之二

清光緒三十一年家塾刻本

鑑評別錄卷四十五

甯陽黃通撰

唐紀九

德宗皇帝

諱适字小名累在位二十三年

始用楊炎議約百姓丁產定等級改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建中元年

兩稅乃當時救敝良法白居易詩所云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愛人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者是也行之至今謂之上下兩稅前明中葉始改行一條鞭而兩稅法不改

楊炎奏用元載遺策欲城原州劉文喜因眾心不安據

鑑評別錄卷四十五

涇州叛上命朱泚李懷光討之久不拔朝臣多請赦文喜上皆不聽劉海賓等殺文喜傳首

建中初政赫然可觀帝之才略自出肅代之上

使韋倫歸吐蕃之俘俘入境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德洽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倫贊普即發使隨倫入貢且致賻贈

帝之和吐蕃不惟歸俘有以悅之亦由初政有以服之也

復遣韋倫使吐蕃倫請上自爲載書與吐蕃盟楊炎以爲非敵請與郭子儀輩爲載書以聞令上畫可而已從之

吐蕃未請盟而先與之盟已不免示弱矣況上自爲載書乎炎之言是也

初回紇風俗極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于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

雖此益知賈生三餌之策洵爲有見中行說爲匈奴謀正防此患也

登里可汗欲乘喪舉國入寇其相頓莫賀達干諫不聽頓莫賀舉兵擊殺登里自立爲可汗遣使入見願爲藩臣命察休册頓莫賀爲武義成功可汗

吐蕃回紇唐之所畏今不勞一兵而吐蕃入貢回紇

鑑評別錄卷四十五

二

稱藩邊患爲之頓紓矣乃離宮之厄奉天之城桑道茂已豫言之其果天道之不可測歟抑亦外甯必有內憂禍基于無恐而患生于所忽歟

庾準希楊炎捐奏劉晏與朱泚書辭多怨望又召補州兵欲拒朝命炎證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縊殺晏下詔賜死天下冤之

帝之殺晏更甚于代宗之殺來瑱其失天下之心自此始

劉晏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賊賄則淪棄于時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俗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于名故吏多貪污

士名重于利。吏利重于名。切中人情之論。但唐之吏。尚異于今之吏。

晏以爲戶口滋多。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爲先。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自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于豐處賣之。

晏之理財。以漕鹽二者爲大端。其一切措置。要皆本桑孔舊法。而變通之。故不加賦而用自饒。其所以異乎第五琦韓滉輩者。尤在。以愛民爲先也。歟。則賤糶。卽平糶之政。至于豐則貴糶。及以穀易雜貨。更于民便。

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

鑑評別錄卷四十五

三

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卽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由是民安其業。戶口蕃息。

晏以理財爲職。而關心民瘼。至于如此。可謂知本矣。彼任司牧之責者。平時于民之疾苦。一不週問。直至道殣相望。猶不肯以災賑上請。獨何心哉。

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以爲官多則民擾。但于鹽鄉置官。收所煮之鹽。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商阻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

官多民擾。此至言也。晏之鹽法。第于鹽場設官。嚴防竄漏。迨鬻鹽于商。則聽其所之。與民交易。而更不過。

問。惟商運不通之處。民虞淡食。則官爲運鹽以濟其窮。因收其利耳。今之票鹽。是其遺意。

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口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

唐都長安。漕東南之粟。以餉關中。必由江達淮。由淮達汴。由汴達河。由河達渭。以入太倉。故量水造船。緣水置倉。爲此轉般運法也。

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董突等。九百餘人。聚爲京觀。獨留一胡。使歸國爲證。日。回紇鞭辱大將。且謀襲據振武。故先事誅之。

鑑評別錄卷四十五

四

光晟擊回紇。先有羊武谷之捷。其人固健將也。因童突恃衆侵暴。逞忿專殺。蓋逆探帝因陝州之辱。積怨于回紇。故敢出此。若在代宗之世。未必有此快舉也。回紇請復讐。帝貶光晟爲睦王傅。以慰其意。回紇亦卽中止。蓋頓莫賀新立。未敢輕用其衆。又受唐冊命。願備北藩。亦與登里之驕悍迥殊也。

至德以來。國家多事。公主郡縣主。多不以時嫁。有華髮者。上始引見諸宗女。尊者致敬。卑者存慰。悉命嫁之。所齎小大之物。必經心目。

宗女華髮不嫁。乃至十年不見天子。雖居禁中。奚翅君門萬里。況萬里之外哉。卽此可見肅代之不君已。

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其子惟岳請襲上不許田悅屢為之請上亦不許或諫曰惟岳已據父業不因而命之必為亂上曰許之適足以長亂也竟不許悅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勸兵拒命二年肅代以姑息釀亂洵宜更張但方鎮根柢盤互由來已久豈倉卒所能動搖非內脩政事以服其心外設方略以乘其衅而但銳欲削平則是知其病而未能儲其藥藥不中病反以益之疾也楊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己累表請晏罪譏斥朝廷炎懼遺腹心詣諸道密諭節度云殺晏自出上意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

鑑評別錄 卷四十五

五

炎證殺晏為元載報仇也正己理晏之枉欲假以為名而稱兵拒命也帝之欲誅炎惡其以衆怨歸己也蓋帝之決計不許李惟岳實狙于劉文喜之誅而于正己等約從連謀未嘗不懼也

遷楊炎為中書侍郎擢盧杞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不專任炎矣杞最陋無文學炎輕之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

帝之才略實出肅代之上故初政赫然可觀所以卒成禍亂幾致傾覆者為杞所悞也見杞必屏絕妾恐婦人笑其貌醜因而生嫌郭子儀之智也輕其無學不與會食而不復虞其恨炎之愚也

詔李希烈督諸道兵討梁崇義楊炎諫曰希烈為董秦養子卒逐秦而奪其位為人狠戾無親無功猶囑強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炎之才識自出當時諸臣之上其諫用希烈亦一端也若盧杞則但工作奸耳

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薨子儀為上將擁強兵程元振魚朝恩譏毀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議謗不行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為名臣者甚衆子儀有再造唐室之功其將略不及英衛遠矣所以為當時諸將所不及者奉國以忠事君以敬接物以誠故能功高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也

鑑評別錄 卷四十五

六

至史所云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固由以功掩過亦以當日勳臣習為奢縱故恬不知怪耳究不免為盛德之累

郭子儀之弟昕為四鎮留後為吐蕃隔絕帥將士拒守十餘年至是遣間使歷諸胡自回紇中來上嘉之以昕為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賜爵武威郡王

世皆知子儀有再造唐室之功而不知其弟以孤軍保境于萬里之外歷十餘年而不挫其志為邊帥所罕覩也

馬燧李抱真李晟大破田悅于臨洛時李正己已死子納擅領軍務悅求救于納及李惟岳納惟岳各遣兵救

之。納請襲父位。上不許。

納方拒命。而請襲父位。豈可許乎。是時燧等方有臨洛之捷。帝意方銳。則其不許固宜。

李希烈大破梁崇義將翟暉。杜少誠于蠻水。二將請降。希烈使其眾先入襄陽。慰諭軍民。崇義與妻赴井死。傳首京師。

崇義毫無智略。兵力亦弱。其人頗似周智光。非田悅朱滔比也。取之易易耳。希烈遽自以爲莫大之功。而帝亦因此輕視河北諸鎮。用兵之志愈銳已。

范陽節度使朱滔將討李惟岳。軍于莫州。并勸張孝忠以易州歸朝。趙悅以孝忠爲成德節度使。命惟岳護

鑑評別錄 卷四十五

七

父喪歸朝。惟岳不從。

馬燧等破田悅。李希烈勸梁崇義官軍大振。惟岳失其所助。故滔欲乘機進討。取之以爲功也。惟岳亡則田悅不能自存。而李納勢孤。亦易取矣。計帝此時必以河南北可一舉而定也。

李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上以李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承至襄陽。希烈置之外館。迫脅萬端。承誓死不屈。希烈大掠闔境所有而去。

希烈之意。欲兼領二鎮。其迫脅承。令其爲之上請。以旌節相讓。如王縉之于朱希彩耳。希烈破梁崇義。即據襄陽。朱滔若破李惟岳。亦必據恆州也。

初。蕭嵩家廟隔曲江。玄宗以娛游之地。命徙之。楊炎營家廟。正直嵩廟地。盧杞因譖炎云。茲地有王氣。故玄宗令嵩徙之。炎有異志。故于其地建廟。炎自左僕射貶崖州司馬。未至崖州百里。縊殺之。

先借李希烈之不進兵。而罷炎政事。又假建家廟而誣殺之。杞之毒甚于蛇虺。而帝惟藍面鬼之言是聽。亦可怪也。自古大臣因建家廟而獲罪殺身者。亦僅見矣。然可爲炎誣殺劉晏之報。

以承樂公主適田華。上不欲違先志故也。

華承嗣之子。而悅弟也。悅叛。華不從坐。仍得尙主。異故。豈果以先志不可違邪。抑意別有在邪。

鑑評別錄 卷四十五

八

徐州刺史李洵。正己之從父兄也。舉州歸國。遣崔程奉表詣闕。且使口奏。并白宰相。乞領徐海沂三州觀察使。盧杞怒。程不先白己。不從其請。

是時三叛鎮。惟李正己最強。據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曹。濮。徐。兗。鄆。十五州之地。擁兵十萬。虎踞東方。固田悅。李惟岳。所恃以爲援者。正己雖死。納亦能用其眾。勢未易圖。茲乃骨肉自離。天誘洵衷。以徐州歸國。亟應如其所請。界以海沂二州。則割其東南一隅。卽未必遽能取納。而肘腋之患。憂及腹心。納自救不暇。悅。惟岳之勢孤矣。此實可乘之機。而爲杞所阻。惜哉。

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博將信都承慶共攻徐州。宣武節度使劉洽等救徐州，大破之。李納海州刺史王涉、沂州刺史馬萬通并以州降。

徐州圖解海沂并降，可以申三州觀察之命矣。而曾不議及甚矣，盧杞之媚也。

馬燧等諸軍大破田悅于洹水，斬首二萬餘級，捕虜三千餘人，悅收餘衆走魏州。馬燧與李抱真不協，頓兵平邑浮圖。

燧若于此時乘破竹之勢直取魏州，得李長春為內應，雖有智者不能為悅謀矣。乃因與抱真不協，頓兵旬日，致悅死灰復燃，豈非坐失事機哉。

鑑評別錄 卷四十五

九

悅夜至南郭，大將李長春閉門不納，以候官軍。久之，天且明，乃納之。悅殺長春，嬰城拒守，官軍攻之不克。

悅驍賊也，其衆不滿數千，乃能以私恩激勵將士，與諸將約為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庫所有以賞士卒，遂能堅衆志以保危城。

朱滔、張孝忠與李惟岳戰于東鹿，惟岳大敗，燒營而遁。滔欲乘勝攻恆州，孝忠引軍西北，軍于義豐，于是滔亦屯東鹿不敢進。

馬燧不乘洹水之勝而急趨魏州，孝忠不乘東鹿之勝而進攻恆州，其迹相似而未可同議者一則與李抱真不協而坐失事機，一則知恆州宿將尚多急之。

則併力死國，不若緩之使自相圖也。蓋惟岳豎子，不足以制馭諸將，孝忠決其必生內變也。

惟岳將王武俊、龔執惟岳收其黨鄭誦等皆殺之，欲生送惟岳于長安，常甯以為不可，乃縊殺之，傳首京師。以武俊為恆冀都團練觀察使。

是時成德既歸版圖，將分其地以畀立功諸將，措置良難。武俊手誅惟岳，當膺懋賞，而成德節度先已命張孝忠若將所屬七州，析為二鎮，使二將分領之。又無以畀首唱討叛之朱滔，及以趙州歸國之康日知，此所以一失其平動致缺望也。

鑑評別錄 卷四十五

十

望王武俊素輕張孝忠，自以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為節度使，已與康日知俱為都團練使，亦不悅。

滔為元帥，功應居首，日知雖有反正微功，烏能與武俊之擒渠掃穴並論。計此時應如滔所請，畀以深州，更分其餘，易定滄恆冀趙六州，以三州畀孝忠，以三州畀武俊，各授旌節，日知則援李洧以徐州歸國，近例不奪其地而更加以官庶，足以厭諸將之心耳。

乃不出此，武俊既不免功大賞薄，滔未得成德寸土，徒以淄青之德棣隸之有名亡實將欲索之李納乎，必不可得。將欲俟平淄青而後如約割地不幾等河清乎，與李希烈克梁崇義而山南東道別授李承者正。

同宜其貳也。

田悅聞之，遣王侑、許士則、說朱滔，令殺魏博，滔大喜，遣王郢、與士則同往，說王武俊、與之連兵。武俊許諾，又遣人說張孝忠，孝忠不從。成德甫平，而三鎮連謀，其勢倍熾，則朝廷措置之失也。

劉洽攻李納于濮州，克其外城，納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納遣房說以其母弟經、及子成務入見，上因說等，于禁中，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合。

納遣子弟入見，將以緩宣武之師，而去微歸鄆耳。帝即不四說等，納亦安，肯束身入朝乎？帝蓋候信中使。

鑑評別錄 卷四十五

二

梁鳳朝之言，謂納勢窮蹙，欲遂取之，而未悉其情也。上遣中使發盧龍，恠翼易定兵萬人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上以魏州未下，武俊復叛，力未能制滔，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

滔非不貳心之臣，帝殆不知其爲人乎？不昇以魏州而盧崇以王爵，遂足厭其心邪？

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爲後患，遣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者司徒語孝忠，歸國卽爲忠臣，今旣爲忠臣，不復助逆，武俊最喜翻覆，司徒勿忘鄙言。

孝忠因滔得旌節，厚與相結，而能毅然不肯助逆，乃河北諸將之錚錚者。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韋都賓陳京請括富商錢，人不勝苦，有縊死者，又括儲備質錢，百姓爲之罷市，計所得纔二百萬緡。

兵興方亟，月饟日增，內帑不足以供，而更爲橫征暴斂以濟之，于是兵益驕，而民胥怨矣。括長安富商，僅得二百萬緡，蓋屢經兵燹，元氣未復也。

朱滔遣人以蠟書置驛中，遣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上驛召泚于鳳翔，以蠟書示之，泚實不知，上曰：非卿罪也，因留之長安私第。

泚不與滔同反，而泚之反實由于此。

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朱泚，盧杞請自行，上

鑑評別錄 卷四十五

三

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伏，上顧張鑑曰：無以易卿。

杞排鑑出之于外，鑑卒爲李楚琳所害，使顏真卿于李希烈，真卿旋爲希烈所害，二子之死，皆杞害之然鑑之見殺，猶非可逆料，真卿則陵之死地矣。

上初卽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盧杞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帝初相祐甫而治，中相楊炎而紊，末相杞而亂，蓋帝具英明之姿，而失之刻薄，故杞得窺其隱而逢其惡也。

上遣源休、送董突等四喪、還回紇、留五十餘日乃得歸、可汗使人謂休曰、唐負我馬直百八十萬匹、當速歸之、遣康赤心、隨休入見、詔償其馬直、

回紇所急者馬直耳、得直則董突等之死、可姑置勿論也、是時府庫空虛、而不惜以金銀十萬兩、並償其直者、兩河方用兵、恐再挑邊衅也、

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與懷光、擊滔于恆山之西、官軍大敗、燧入永濟渠、溺死者不可勝數、燧與諸軍退保魏縣、李納、求救于滔等、滔遣信都、承慶、將兵助之、納攻宋州、

恆山一敗、滔之勢張、不惟田悅恃以為強、李納亦藉

鑑評別錄 卷四十五

圭

以為助、四鎮連兵、遂橫不可制、帝連年用兵、至是而前功盡隳矣、此變局之大者也、

李晟、請以所將兵、北解趙州之圍、與張孝忠、分勢圍范陽、上許之、晟自魏州北趨趙州、王士真、解圍去、晟與孝忠、合兵、北略恆州、

欲圖范陽、以傾覆朱滔、先略恆州、以震動王武俊、批亢、搥虛、固兵法之一奇也、

盧杞惡顏真卿、欲出之于外、真卿謂杞曰、先中丞

杞父

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

矍然起拜、然恨之愈甚、此時若出外、必可免于李希烈之使矣、杞之為人、真

卿豈猶不知、而欲其見容乎、唐人重內輕外、真卿亦不免也、

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分己權、薦關播、儒厚、可鎮風俗、以播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政事皆決于杞、播但歛衽、無所可否、

播嘗語帝、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杞薦播、以其儒厚、可鎮風俗、庶幾有道賢人矣、相業何碌碌邪、

朱滔、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滔為盟主、稱孤、悅等稱寡人、李希烈、密與滔交通、納亦數遣游兵渡汴、以迎希烈、

滔等稱王、又密通于希烈、所以不遽合者、以汴州為

鑑評別錄 卷四十五

西

之梗耳、然李勉之才、不足當希烈也、

朱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專仰給于田悅、客主日益困弊、聞李希烈、軍勢甚盛、乃相與謀、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

勸希烈稱帝、欲其代河北受兵、所謂嫁禍者也、蓋希烈妄自尊大、肆無忌憚、早為滔等所窺、故迎其機而導之、同反耳、

關播薦李元平、于上、以為將相之器、以汝州距許州最近、擢元平為別駕、知州事、李希烈、遣李克誠、襲陷汝州、縛元平去、希烈罵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元平降于希烈、四年

播爲盧杞所制。不敢發一言。乃薦元平而僨事。不如不言之爲愈也。

希烈遣董待名等。四出抄掠。東都震駭。上問計于盧杞。對曰。希烈恃功驕慢。誠得儒雅重臣。爲陳順逆禍福。可不勞師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真其人也。

杞欲出張鑑于鳳翔。則曰。非宰相重臣。無以鎮撫。欲使真卿于希烈。則曰。忠直剛決。名重海內。蓋譽之更甚于譖之用之。正所以殺之。亦可謂口有蜜腹有劍者也。

真卿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拔刃挺之。真卿色不變。希烈摩衆令退。館真卿而禮之。欲遣還。

鑑評別錄 卷四十五

五

李元平以密啟白希烈。遂留不遣。

元平被擒。猶可曰。一時失計。乃既降希烈。并說希烈留真卿。則甘心從賊。真不值半文錢者。關播謬薦。可謂心目俱盲。固宜爲希烈所罵也。

以哥舒曜爲東都汝州節度使。將兵萬餘人。討希烈。又詔諸道兵討之。

四鎮勸希烈稱帝。將以分河北之兵也。朝廷蓋亦窺破其謀。故別遣將討希烈。而馬燧等諸軍留屯魏縣。者如故。然自此供億浩煩。益不能支矣。

希烈遣周曾。康秀琳。將兵三萬。攻哥舒曜。至襄城。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顏真卿爲節度使。約王玢。姚愔。韋

清。爲內應。希烈知之。襲殺曾等。并殺玢。愔。清。獨得免。恐終及禍。說希烈誅朱滔。乞師。逃奔劉洽。

希烈留真卿。意在脅之使降。非有意殺之也。曾等乃欲奉以爲主。自此希烈忌真卿。而有殺之之心矣。希烈稱兵。滔等勸之也。今受兵而四鎮不爲應援。故清說希烈誅滔。乞師。希烈遣之而不疑也。

李晟取涿莫二州。與張孝忠之子升雲。進圍清苑。朱滔留馬寶守魏營。自將步騎救清苑。晟軍大敗。退保易州。會晟病甚。引軍還保定州。

晟軍鋒甚銳。其一敗不復振者。由于病也。然滔雖勝。而留屯瀛州。不敢遽還。魏營者。畏晟之持其後也。

鑑評別錄 卷四十五

六

時河東等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等十二軍環淮甯之境。皆仰給度支。上優卹士卒。一人兼三人之給。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趙贊乃奏行稅間架。除陌錢法。于是愁怨之聲盈于遠近。

括商不止。乃至稅及間架。此外徵求之無藝。概可知。已諸軍月餉。皆給緡錢。不給穀帛。何也。殆以穀帛艱于重運。緡錢便于輕齎邪。重歛以給軍。將以結其心。而收其用。不復以民怨爲卹也。乃涇軍旋以賞薄致變。

盧杞惡李揆。使入吐蕃爲會盟使。上謂杞曰。李揆無乃太老。杞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

少于揆者不敢辭遠使矣。

杞使揆于吐蕃仍用遣顏真卿之故智。

陸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贄疏明白剴切累數百言而洞中時弊此四語盡之蓋自唐之中葉迄于五季所以禍變相尋者由于將不能使兵故節度使之廢立聽命于兵國不能馭將故國之存亡聽命于節度使操柄之失其由來者漸矣。

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繼出關外儻有賊臣啗寇黠鑑評別錄卷四十五

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未審何以禦之

是時吐蕃方睦于唐回紇新有董突之仇雖亟償馬直未必果忘報也傾國遠出更不留兵以護根本失策甚矣贄言幸而不中耳。

又曰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誘致豺狼驚犯宮闕何以備之

前所云黠虜慮回紇也以其有董突之仇也此所云將帥疑朱泚也以其爲滔之親兄又新有蠟書之使也慮誠當慮疑亦可疑前言幸而不中此言不幸而中矣。

又曰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悉可追還明勅涇隴邠甯但令嚴備封守更不徵發又降德音罷問架等雜稅人心不搖邦本自固

贄所奏于當時利弊洞若觀火而言之深切悚聽使天誘帝衷亟行其言或可紓目前之禍無如剛愎自用又專任盧杞忠謨至論置若罔聞安其危利其安德宗之謂乎

李希烈圍哥舒曜于襄城李勉遣劉德信唐漢臣將兵襲許州與淮甯將李克誠戰于滎澗敗績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

是時環淮甯境者十二軍其進戰惟神策及汴軍耳

鑑評別錄卷四十五

六

蓋諸軍類多出境而止盤桓不進而黔中嶺南劔南諸軍徒有徵發之名而遠莫能致也

上以諸軍討淮甯者不相統壹以舒王謨爲荆襄等道行營都元帥更名誼以蕭復爲長史孔巢父樊澤爲左右司馬未行會涇師作亂而止

帝徒知肅代以來例用親王爲元帥而不知昔之所以有功者恃郭子儀李光弼僕固懷恩輩爲之副也親王第仰成而已此時即使舒王至軍亦何濟乎蓋哥舒曜李勉均非希烈之敵卽復等亦未嫻軍旅也上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冀得厚賜遺其家及至一無所賜怨憤

遂作亂。鼓譟向京城。上遽命賜帛。人二匹。衆益怒。又命
中使宣慰。賊殺之。又命出金帛二十車。賜之。賊入城。不
可復遏。

諸軍均叨厚賜。涇軍獨無。所以怨而作亂也。初無所
賜。亂而賂之。適以長其驕而益其怒耳。

白志貞。掌禁兵。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身
爲販鬻。至是上召禁兵。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
上乃與王貴妃等及太子諸王。自苑北門出。

神策諸軍。其任職者均已出征。留充宿衛。虛存名籍。
長安但空城耳。帝至此欲不出。幸得乎。志貞先請勸
節度等使子弟爲兵。而所募禁軍。乃取賂以市井子

鑑評別錄卷四十五

尤

弟充數。臨變竟無一人。其罪大矣。帝槩置不問。仍于
奉天用爲都知兵馬使。甚矣其愎而闇也。

姚令言。與諸亂軍謀。奉朱泚爲主。迎泚入禁中。居白華
殿。百官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源休。以使回紇還賞
薄。怨朝廷。密勸泚僭逆。泚喜。未決。

泚之僭逆。休勸之。休之怨望。盧杞以賞薄激之也。奉
天之幸。杞與白志貞。實爲禍首。

上自咸陽幸奉天。文武之臣。稍稍繼至。渾瑊至奉天。瑊
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

帝至奉天。所以卒得反正者。瑊固守之力也。功在李
懷光之右。

有上言朱泚爲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爲備。盧杞曰。
朱泚忠貞。羣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臣請以百口保其
不反。上亦以爲然。

于張鑑。顏真卿。李揆。皆恨之刺骨。必欲置之死地。獨
以百口保朱泚。是誠何心哉。帝于諸臣。動多猜忌。獨
于杞信任不疑。爲其所誤。以致播遷。而猶惟其言是
聽。真不可解也。

泚召源休等。議稱帝。段秀實。奪休象笏。擊泚中額。濺血
灑地。泚脫走。泚黨爭前殺秀實。泚止之曰。義士也。勿殺。
秀實既死。泚哭之甚哀。以三品禮葬之。

秀實之忠義奮發。固見于奪笏擊泚。捐軀殉國。而其

鑑評別錄卷四十五

三

功尤在倒用司農印。詐爲姚令言符。追還韓。曼。襲奉
天之軍也。是時奉天兵衛單弱。曼又託名奉迎。猝不
爲備。乘輿危矣。韓游瓌輩諸援兵。亦何從爲力哉。泚
止其衆勿殺秀實。仍哭而以禮葬之。復于奉天哭高
重捷。束蒲爲身而葬之。蓋其人尚有血性。知重忠義。
特以德宗馭將失宜。又爲源休和說所動。是以反耳。
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韓
游瓌等將兵三千拒泚。遇于醴泉。監軍翟文秀曰。我壁
于此。賊必不敢過。游瓌不聽。遂引兵入奉天。泚兵隨至。
爭門欲入。渾瑊與游瓌血戰竟日。賊乃退。

文秀之言。似是而實非也。其意正以遷延奉天。則須

入城被圍。不若留壁于外。尚可逐利自便耳。

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爲致亂之由。未必盡關天命。

所云天命。必盧杞白志貞等。引桑道茂之言。以自寬其致亂之罪。而帝亦信之。其實道茂亦言之偶中耳。豈果能前知乎。贄此疏。第言亂由人事。非關天命。而以罪歸羣臣。不敢直攻杞與志貞也。

李抱真遣賈林說王武俊。與昭義併力取朱滔。時武俊與滔有隙。因攘袂作色曰。吾不臣二百年天子。豈能臣此田舍兒乎。遂與抱真及馬燧相結。

鑑評別錄 卷四十五

三

泚已立滔爲太弟。與之遙相應和。使諸鎮附之。勢且不可制矣。所以卒不能合者。武俊撓之也。抱真之功不細已。

杜希全等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盧杞曰。恐驚陵寢。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爲賊所敗。退保邠州。

杞至此。尙不知其罪之難追。禍之將至。仍執謬議。以沮軍謀。何其愚哉。

李晟疾愈。聞上幸奉天。帥衆將奔命。張孝忠迫于朱滔。王武俊倚晟爲援。不欲晟行。晟解玉帶賂孝忠。親信使說之。孝忠乃遣將楊榮國。將銳兵與晟俱西。

馬燧聞奉天之難。引兵歸鎮。後乃遣兵入援。晟疾甫愈。卽帥衆奔命。兩人優劣于此可見。

李懷光入援。屯蒲城。有衆五萬。李晟行且收兵。軍于東渭橋。衆至萬餘。尙可孤將三千人入援。軍于七盤。駱元光以萬餘人軍華州。賊由是不能東出。元光將兵二千西屯昭應。馬燧遣王權及其子彙將兵五千入援。屯中渭橋。于是泚黨所據。惟長安而已。

是時援軍四集。泚黨困守長安。而泚之圍攻奉天自若也。奉天被圍。經月。資糧俱盡。危于累卵。使非渾瑊固守力戰。亦何以待援軍哉。

泚內以長安爲憂。乃急攻奉天。賊已有登城者。時士卒

鑑評別錄 卷四十五

三

凍餒。又乏甲冑。渾瑊激以忠義。鼓譟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燒賊雲梯。賊乃引退。于是三門皆出兵。太子親督戰。殺賊數千。

使泚還救長安。則奉天之圍自解。此李晟馬燧二軍所以分屯兩渭橋。直逼長安。迫泚以不得不救之勢也。泚知兵者也。以爲奉天之圍。一解則軍心懈。而氣衰。亟還長安。必反爲官軍所圍矣。故姑置長安而急攻奉天。迫諸將以不得不救之勢也。一則攻其所必救。一則致人而不致于人。也。

李懷光引兵趣涇陽。並北山而西。敗泚兵于醴泉。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衆以爲懷光三日不至。則城不守。

矣。

奉天解圍。懷光一人之力也。然亦以威名爲此所憚。又擁重兵。故一戰而勝。直以先聲走之耳。與渾城之裏創血戰。力保危城。功難並論。

李懷光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奸佞。且曰。吾見上當請誅之。杞聞之懼。乃言于上。令懷光乘勝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朱泚。解重圍。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

懷光。雄快人也。所言乃天下人。人意中之言。陸贄上書所云。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正謂此也。但贄畏杞不敢明言。而懷光昌言不諱耳。帝至此猶惟杞言是聽。真所謂大惑莫解者也。

鑑評別錄卷四十五

重

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以爲在于審察羣情。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先去之。

是時羣情所惡。有甚于盧杞。趙贊。白志貞。諸人者乎。贄特引其端。以待帝之宸斷耳。

又曰。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于中外意乖。百辟又患于君臣道隔。

中外意乖。君臣道隔。非宰相及近倖之蒙蔽。而誰致之歟。帝猶不悟乎。

又曰。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疏奏上。無所

施行。亦不詰問。

贄疏皆引而不發。以待詰問。無如帝之昧昧也。蓋所言大抵援據經術。敷陳義理。而未嘗明舉某人某事。有所指摘。故帝視爲迂而不切耳。贄不爲盧杞所惡。未嘗不由于此。

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譁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貶杞爲新州司馬。白志貞爲恩州司馬。趙贊爲播州司馬。宦者翟文秀。上所信任也。懷光又言其罪。上殺之。

此卽陸贄所云羣情所甚惡。先去之者也。杞得君專行政久。城府阻深。既不可測。根柢牢固。尤不易拔。非

鑑評別錄卷四十五

諷

懷光挾大功。擁強兵。亦安敢直斥其奸。奪九重之私庇。抒四海之公憤哉。四人者。去君側稍清矣。然均非帝意也。

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朱滔。稱王如故。

赦三鎮而說令歸款。攜滔黨也。滔孤則泚亦孤矣。若滔與泚合。而三鎮助之。益不可制。此伐交之一策也。

朱滔使王郢。說田悅曰。今太尉受命關中。滔欲與回紇共往助之。願八郎泊兵。與滔度河。共取大梁。悅未忍絕滔。許士則勸悅。陽許偕行。而陰爲之備。

使滔得遂其計。以其衆合回紇。挾悅而西。則泚之勢

益張而長安未可遽復矣。而悅先與滔貳焉。此成敗之大機也。

王武俊遣田秀馳見悅曰：「今天子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滔乎？八郎慎勿與之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其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

河北叛藩，惟武俊殊有英爽之氣。其藐視朱滔，尤情見乎辭。悅雖先入許，士則之言，非武俊無以贊其決。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陸贄上奏，以為尊號本非古制，行于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上納其言。

鑑評別錄卷四十五

聖

此何時也，而欲加尊號？不知何以爲辭。術士寡識，固無足論。羣臣諂諛，乃亦相率貢諛。因是知明皇返國，卽與肅宗同加尊號，非必果出上意。亦此輩爲之，愆也。當時在廷，能言尊號非古者，顏真卿及贄二人而已。

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上奏，以爲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乃別撰以進。上然之，赦天下，改元，下制罪己。元年。

羣臣方議加尊號，贄獨請上下詔罪己，度量相越，豈不違哉？所撰赦書，可謂言無不盡，而胡身之遽以爲可與誓詰相表裏，則未免尊之太過已。

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李希烈自恃兵強，遂謀稱帝。

武俊等先已歸款，但未去王號耳。至此見赦令，悉尋蕩條，故相率謝罪，輸誠，非必帝之罪已有以感之也。朱滔、希烈同在赦例，並非不見罪己之詔，而乃罔有悛心，滔稱王如故，希烈且謀稱帝矣。

蕭復言于上曰：「宦官多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官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

帝倉卒出幸，僅有寶文場、霍仙鳴，率宦官左右百人從行。方以爲緩急可恃，宜復言之不入也。此亦陸贄所不敢言者。蓋贄累疏數奏，惟在格君心之非，而不

鑑評別錄卷四十五

美

專指一人一事，所謂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者也。李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上屢使中使趣之，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衅，諸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

懷光因奉天解圍，不能見上，知爲奸臣所排，故累疏罪狀盧杞等，脅帝悉加貶逐。此乃武夫憤不能忍，以圖一時之快，然亦知帝性多猜忌，必不甘心。事後方將求其罪而誅之，所以內不自安也。帝既不免，念于杞卽不能不隱恨于懷光，特欲急仗其力以討朱泚，而懷光擁兵逗遛，實則挾賊自重，帝不能推誠以結其心，乃屢遣中使趣之，又欲統禁旅幸行營，以督